

高铁,要速度也要便利

如果沿线城市能从细节方面下工夫,优先发展公共交通,完善公交线路,最大限度地实现城市公交和高铁之间的无缝衔接,那么,除了提高城市之间的交通效率,高铁还应带动沿线城市的服务和管理提升水准。

>>头条评论

□本报评论员 高扩

距离京沪高铁开通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,13日,铁道部宣布了京沪高铁的票价,两种时速的列车,北京到上海最低410元,最高1750元。在我国交通史上,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事件。随着身价下降,高铁必将驶入更多寻常百姓的生活。

京沪高铁开通后,京沪

间的交通效率将再度刷新,1318公里的距离最快不到5个小时即可抵达。为此工程付出辛苦劳动的部门,当然有理由欢呼。然而,高铁之快不应该仅仅体现在速度上,如何通过更有效的城市服务拉近高铁与民众的距离,使得高铁之旅更安全、更便捷,可能是沿线众多城市亟待改进的问题。

高铁列车在高速行驶中如何保证安全,近期引发了官方和民间的关注。日前,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就公开发

示,京沪高铁沿线部分安全隐患整治不到位,性质比较严重,危害性很大。与官方表达相呼应,6月11日、12日,南京知名网友葛郎台(孟兆祥)、徐福庚等组成京沪高铁网友护路志愿团,自发沿高铁南京段部分线路进行徒步巡查。不查不知道,仅仅几十公里的路程,就有问题一堆。网友的巡查不一定完全准确,但安全无小事,这是最浅显的道理,只有确保绝对安全,京沪高铁的运行才是成功的。

飞速行驶的高铁列车给

乘客心旷神怡的感觉,但下了高铁,在不少地方,耗费在市内交通上的时间甚至比城际交通还要长。目前,一些城市的交通规划格局与高铁在衔接上还有不小的落差,市区交通拥挤缓慢的感觉极大地冲淡了高铁的舒适和迅速。之前,曾有网友就发微博批评广州南站的地铁与高铁衔接不好,出站后要几百米,拖行李有很多不便。媒体曾报道,从杭州乘高铁列车到上海松江只要38分钟,但乘公交车从松江南站到家竟然要一

小时,乘客回家受制于“最后一公里”。在城市交通日益拥挤的现实下,“最后一公里”回家难恐怕不只是上海的特例。

对于京沪高铁,沿线的每一个城市大概都抱有极高的期望值,希望它能助推本地经济飞速发展。媒体的不少报道证明,在高铁效应的带动下,一些城市的旅游、商业和地产都已经提前启动和升温。但是,在大多数普通乘客看来,高铁是否便民利民,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就是他们购票是否方便,换乘是否畅通,服务

是否到位,旅途是否安全等。如果这些基本要求都不能让乘客满意,那么高铁就可能成为乘客的沉重负担。

注重细节的高铁给乘客带来了舒适的出游体验,如果沿线城市也能从细节方面下工夫,优先发展公共交通,完善公交线路,最大限度地实现城市公交和高铁之间的无缝衔接,那么,除了提高城市之间的交通效率,高铁还应带动沿线城市的服务和管理提升水准。这才是公众期待的高铁时代。

>>声音

在过去30年改革发展过程中,中国强调市场与政府作用的结合,同时根据自身优势,推进产业发展。如果中国能够居安思危,成功转变经济发展模式,未来二三十年有望再创奇迹。

——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说。

由于过去片面强调金融等高端服务业的高收益,相比之下好像实业挣钱少,很多人因此鼓吹要转型,结果很多企业转型变成了破产。

——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说。

中国人可以不上馆子、不进电影院、不去歌剧院、不看球赛、不出去旅游、不上健身房,一心一意买房子,哪怕自己没钱也要借钱去买房。多伦多的房价就是这样被你们抬高了!害得我们都住不起了!

——一个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对中国移民的抱怨。

中国新医改,中国的卫生事业,一定要坚持“中西并重”,一定要把两种医学的优势很好地结合起来,把两种医学优势很好地融合起来,特别是我们要重视中医讲的“治未病”,要关口前移,把真正预防为主,体现在老百姓的健康医学上,体现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。

——卫生部副部长王国强说。

举一个简单的例子,还有多少人在看云知天气呢?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有效认识大自然的方法却被人们否定淡忘。

——北京市第五中学高级教师卢青认为,一些中国传统科学的合理方法正在丧失。

一见钟情,婚了。一怒之下,离了。

——有媒体报道,中国离婚率已连续7年递增。

中国经济在2013年底以前不会大幅放缓。鉴于全球经济在今年和明年将保持3.5%到4%的较快增长,高于近3%的长期平均水平,中国经济也将在此期间保持较快增长。

——花旗集团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威廉·比特说。

城市的“脸面”应该天天擦洗

现场原声

□孟敏(本报记者)

如今,不少城市都在打造自己的“名片”,只是有些“名片”仅在需要的时候被擦亮了,换来一时的“面子”,不需要的时候就被有关部门遗忘在角落里,蒙尘受污。

近几日,大明湖新景区冒出两片污水区的事情,就让不少市民有了这种感受。6月11日,大明湖谢园南门的湖区变成了污水区,黑色的污物覆盖湖面,刺鼻的气味熏扰市民。市民惊叹,这还是当初焕然一新的“泉城明珠”?大家还记得,大明湖新景区在2009年9月21日正式对外免费开放,从此,作为“园中湖”的大明湖变身成为济南市的“城中湖”,酝酿十年之久的环城游正式通航,让游客体会到了“人在画中游”的清凉与灵动。这些改变就发生在全运前夕。同年10月16日,第十一届全运会在山东省举行,济南是主会场。全运期间的大明湖成功发挥了城市“名片”的功能,成为济南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。不少游客和市民对全运期间的大明湖赞誉有加。

而时隔一年零九个月后,大明湖新景区却受到了不明污水的污染,“名片”风采

大打折扣。外地游客行至污水区,也无从感受“四面荷花三面柳,一城山色半城湖”的风光,只能掩鼻而过。附近的市民更是饱受臭气的熏扰和蚊虫的叮咬,大明湖扩建的最大受益者反而因湖受累。前后相比,为什么会这么强烈的反差?是不是大明湖对于城市的作用已经不再像当初那样重要?

面对受污染而得不到有效治理的大明湖新景区,公众表示难以理解和接受。一个城市的改造和发展,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市民生活受益,而不只是为了所谓的“面子”。当济南市民都要捂着鼻子过大明湖新景区,他们怎么还好意思向外地介绍这是济南的“名片”?

城市的“名片”,首先要获得本市市民的认可和热爱,然后才能达到外人“有口皆碑”的效果,成为真正的“名片”。有学者说,都江堰不仅是成都的“名片”,更应取代长城成为中国的“名片”,因为都江堰造福了一方百姓,让当地百姓真正感受到兴修水利之益。如果名声灯影里的大明湖只能是从远处望去的一片风景,而无法让济南市民真正走近它、亲近它,那么之前所投入的财力和人力就像打了水漂。大明湖是城市的“名片”,也是城市的“脸面”,人不能只等会客时才洗脸,要求每天保持仪表整洁并不过分。

“实名举报”让乳业乱局雪上加霜

>>经济时评

□本报评论员 崔滨

旨在加强奶制品检测能力的“乳企新政”刚刚雷厉风行结束;历经中国乳业乱象的蒙牛乳业董事长牛根生又在10日让位于有着全新理念的宁高宁,历经三聚氰胺、同业的攻讦,中国乳企,似乎正迎来新局面。但13日,一封直指伊利管理高层的万言举报信,再次让乳企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。我们不禁要问,中国乳业,何时才能真正平息乱局?

13日,按预定计划实行10股转送10股的伊利集团股票,突然遭到一封实名举报信的“狙击”而以跌停收场。这封自称原伊利董事长助理张三林操刀的举报信,大量列举了现伊利集团高管贪污、洗钱等侵犯伊利职工和广大股东利益的不法行为。

随后,13日下午,这篇出现在各大主流网站的举报信,开始被陆续删除。而伊利集团也如同去年10月对蒙

牛利用网络恶意攻击一样,以蓄意诽谤的名义,向呼和浩特警方报案,并获得立案侦查。

在警方公布调查结果之前,公众尚且无法判断,这是一次“前朝老臣”自揭企业黑幕的“义举”,还是又一场同业之间利用网络水军发起的恶意攻讦?不论是何种结局,此次“伊利内幕门”,让试图重塑行业形象的中国乳业再陷危局。

为了争夺市场、争夺奶源、争夺消费者,从去年8月圣元奶粉在网络上陷入“早熟门”,再到10月蒙牛、伊利因一款同类产品而掀起的网络“互掐门”,直到此次网上再现自揭伊利内幕,层出不穷的利用网络舆论恶意攻击乳企的事件,一再暴露出一些乳企无视消费者和股东利益、肆意践踏市场秩序、缺失诚信责任的阴暗面。

在评论蒙牛乳业董事长牛根生辞职时,乳制品行业分析人士人劳兵曾说,市场经济不是个人英雄主义,而且现在早已不是一个人就能够影响一个行业的时代。同

样,面对洋奶粉的咄咄逼人,消费者的心有余悸,仅仅凭几个公关公司,几篇恶意中伤的网帖,中国乳业永远无法收复丢失的市场和声誉。

如今,一盒牛奶,一包奶粉,已经像柴米油盐一样成为老百姓家庭的必需品;这意味着包含着多项复杂管理环节的乳品行业,已经不再拥有以往令人艳羡的毛利。

在入主蒙牛后,以“产业链”布局著称的宁高宁,宣称将提高上游奶源质量补足蒙牛质量短板,而伊利集团也表示今后用来提升企业经营效率的,将是提高盈利能力和提高费用使用效率的“双提工作”。

只是想要实现这些构想,就像13日晚伊利集团针对此次风波所呼吁的:“希望各界一起努力,给中国乳业塑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!”

但事实上,对于中国乳企来说,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,靠的不是加强网络监管,不是更换掌门人,而是改变企业自身的问题。

>>众论

哈药总厂道歉,别成了金蝉脱壳

哈药集团制药总厂厂长吴志军一行11日晚专程进京,就近期媒体曝光的哈药“超标排放事件”,通过媒体正式向公众道歉,并就网友关心的广告投入远远大于环保投入、减产限产对于销售的影响、检修期造成超标排放等热点问题进行详细解答。(6月12日中国经济网)

《环保法》第四章第三十八条规定,对违反规定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企业,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罚款,情节较重的,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政府主管机关给予处分。很显然,

不能因为相关负责人赴京道歉了,就免于追究责任。

赔偿、被罚、关停、问责企业负责人,一个都不能少,一定要让排污企业受到应有的处罚。一旦违法成本过低,企业不仅改不掉污染的冲动,还有可能故伎重施。同时,切莫对企业的道歉太过仁慈,从现实经验看,有太多的道歉都是糊弄人的,是为了应付舆论压力,是处心积虑的危机公关。因此,哈药总厂究竟何去何从,不能看他们怎么说,更要看他们怎么做,能否真做,做到位。(王石川)

招生“考爹”是教育之痛

武汉一小学最近搞了个“创新”:由于报名学生太多,学校不仅要对学生进行测试,而且要学生们的家长参加考试,家长成绩占考生总成绩的三分之一,甚至更高(6月13日《长江商报》)。

校方说“捆绑考试”是为了让家长也能重视对孩子的教育问题,古训里也有“子不教,父之过”的说法,似乎校方此举看起来有一定道理,但武汉某区招考办一负责人一语道破了天机:“报名人数太多,这是刷掉部分学生的一个比较好的做法。”显然,在种种说辞背后,难以掩饰的尴尬是小学教育发展不平衡,师资及教学资源高低不齐,极度倾斜的现状。(武坤)

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呢?注重升学率的办学模式和“唯学历论”的盛行是导致教育发展倾斜的罪魁祸首。我们当下的义务教育,其目的性不明确,从小学、初中,再到高中大学,似乎就只剩下一个单薄的目标:升学。如此一来,各学校之间互相挖有经验的老教师,攀比升学率,然后以升学率为成绩单,申请更多的办学经费,而管教育领域的官员们出于政绩考虑也乐于做锦上添花的事情,于是有的学校经费越来越足,师资力量越来越好,如此恶性循环下,自然有学校升学率越来越高,学生和家也愈加趋之若鹜。(武坤)

“随机伤人”是值得研究的暴力标本

昨日,央视网女员工林女士仍在医院治疗。三天前,在军博西路附近,林女士遭到一陌生男子袭击,头部被砍伤。前日,海淀警方通报,专案组经21小时侦查,在密云将嫌疑人徐某控制。据北京电视台《法制进行时》报道,事发前几天,徐某曾多次出现在案发现场。(6月13日《新京报》)

问及伤人动机,徐某的答复竟然是“这属于一种随机(伤人)”。为什么会出“随机伤人”,这有待犯罪学家进行研究,但从这些案子中,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特别的观点,值得我们警惕与反思。

比如徐某这案子发生后,有一些网民不是指责徐某滥杀无辜,而是留言向徐

某支招“要认准目标”,言下之意,并非不同意他“随机伤人”,而是认为他随机选择的目标不合适,在这些网友眼中,如果徐某选择的不是央视网女员工,而是随机选择贪官污吏,那徐某简直可以算作英雄了。

“要杀就杀贪官”的观念为什么有可能对“随机伤人”推波助澜,笔者以为,这是因为每个人对“贪官”对“贪官家属”对“富人”都可能有自己的界定,这种界定存在着随意性、不准确性。当你在网上大肆鼓噪“要杀就杀贪官”之时,说不定你成为别人仇富的对象,甚至就是别人眼中的贪官家属,既得利益者。

(欧木华)

■本版投稿邮箱:zhangjinqing@qlwb.com.cn